



假如日子不再像以前那样繁华

□ 周荣池

这个年过得很忙碌,其实之于我并不十分特别。往年——大概有十多年以来,寒假一开始我反而会开始忙碌起来,因为妻儿都会回娘家过年,我除了陪老父亲在牛角墩吃一顿年夜饭之外,其他的时间基本是写东西还旧债。因为所谓的“很忙”的借口,每年都会欠下很多文字债务,这就是母亲过去说我的“白天跑四方,晚上点灯补裤裆”。我们所谓的忙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最后耽误的竟然都是正事的时间。

这个春节很多人都停下来,“居家”本来是一个本态的词,竟然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好像我们突然失去了很多的繁华。面对冷清的大街,安静的铺舍,安静的小区,我们突然感觉的安静竟然能让人无助与不安,不知道从上学就刻在桌子上的以及后来总喜欢挂在家里的“宁静致远”到底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面对这一场生命的灾难,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想我们早就染上的精神痼疾?

可能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我们而言最直接的考验是不能再聚会。酒店的桌数被限定为两桌以下,实际上就是让我们有钱也聚不到一起。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过,我们一周周旋于那么多次的酒桌到底有哪一顿是非吃不可的呢——商务的宴请,家宴的聚会,朋友的买醉等等,这些根本没有一种场合是和吃饱吃好有关,除了酩酊大醉甚至不欢而散之外。这些吃喝到底给我们增加了多少的资源,增长了多少的见识以及增进了多少的感情,我

清晨,阳光从东方泻来,洒在阳台外一株枇杷树嫩嫩的叶上。透过嫩叶的背面看到的那一抹绿,轻轻拨动了我的心弦。这是一抹怎样的绿啊!我努力寻找与之相应的词语。透明的绿,嫩黄的绿,鹅黄的绿,带柠檬黄的绿,有这样的绿么?这是一抹能让我心动的绿啊。

难找合适的词语,脑海中却想起了与之相应的那个画面。多年前的那一天,我在一本《工农兵画报》里的彩页上,看到一幅水粉人物画,那是幅不经意间能打动我心的画。画面上一个农村姑娘在采桑,阳光照射在采桑女面前阔大的湖桑叶子上,从桑叶背面透过来一抹绿,那是没有一点瑕疵的透明的绿,是充满了柠檬黄底色的绿,是一种藏于心底的绿。在充斥着强烈政治色彩的一片红海洋的宣传画的氛围中,看到这样一幅充满农村生活气习的画作,真的是耳目一新。

我努力在调色盘中调出这一抹绿,我努力去临摹这幅打动我心弦的画,却画不好。于是,我到身外去寻找那一抹绿。

终于,找着了。通湖路上,往高邮中学去的小路两边,那个叫做“北海”的地方,种植了一大片有人高的湖桑(那时的这里,还没有今天这样成片的建筑)。清晨,太阳升起,我踢着路边小草上晶莹的露珠,去这片湖桑里寻找那片纯净的带着柠檬黄底色的绿。看,一人高的桑树,枝条上长满了巴掌大的叶片,刚升起的阳光洒在嫩嫩的桑叶上,呈现出一片绿色的波,心中似乎涌起了生命的活力。我明白了,那一抹绿是生命之绿,哪儿有生命,哪儿就有这充满生机的绿。这绿让你的生命充满活力,充满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家出产3种风格的烧饼:一种是最普通的黄烧饼,外表圆形,约有小碗碗口一般大,面上撒了一点点芝麻,就像牛肉拉面里的牛肉一样寥寥无几,每个卖1毛钱。第二种叫火烧镰子,外表是菱形的(名称可能由其外形而来),内里放了一些葱花,吃起来特别香,每个卖1毛5分钱。第三种叫插酥烧饼,它是3种烧饼中最贵的,每个要卖2毛钱。它的外表呈长方形,面积较其它两种烧饼要大一些,面上的芝麻也比另外两种要多得多,而且撕开来能感觉到分成好几层,里面放的料糖也较其它两种的多。

记得是暑假的一天早晨,起床后发现爸爸妈妈已经不在家了,我揉着惺忪的睡眼,饥肠辘辘地跑到厨房,看到灶台上只有稀饭和咸菜。虽然还有一些期待,但对这样的早饭早已习以为常了。

大概10点多钟的时候,妈妈扎着头巾,拎着一个塑料袋子回来了。只见横一道、竖一道粗细不一的黑线条在她脸上罗列着,好像风雨中的树枝一样零乱。我走上前一看,原来是飞扬的灰尘飘到她的脸上,被她的汗水冲刷成了那样。妈妈一边放下袋子,一边问我起床后在干什么。说着,她从袋子里面

想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即便是不吃这饭也是能算清楚这笔账的。

可能较之于实际活动的被限制,最痛苦的更是精神上的一种约束,人们突然好像失去了宝贵的自由。兜里揣着的钞票在蠢蠢欲动,可是当拥有替换不来得到的时候,我们便开始不安。感受到约束的不安,其实是因为我们太少约束自己的一切。大杯地喝酒,大声地说话,大胆地放肆,这一切给了凡人无所不能的幻觉,他律和自律成了一种冠冕堂皇的词汇,或者是总结中的套话,失律才是我们的常态,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情绪。回到我们迷恋的饭桌上,死粥死饭早就是老黄历,六畜的肉食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天上飞的,野外奔的,水里藏的所谓野货才能满足我们的野心,它们一起被卷进我们的口腹之中——也不要谈什么生灵的轮回和报应。我们的口腹哪里还是快乐,不过是满足我们欲望堆砌的虚荣。

如果欲望和自由仍然可以被原谅,那么我们还要不要守住最后一点生长、生存以及生活的规矩呢?这一点也许作为底线已经被完全丧失了。这十几日的静守我常常想,如果这一次危机过去之后,所有疯狂的集会、无谓的宴席以及失范的行为都能被改变的话,那么我们这次吃的苦头还算是交了学费但得到了成绩。但恐怕我自己以及周边的一切并不那么乐观,也许医生和社会的禁令一旦打开,生活的血盆大口会变本加厉地狂欢。

假如日子不再像以前那样繁华,其实我们还过得去。这些天工作依旧忙碌,衣食依旧无忧,家庭倒也更加有序,那我们过去乐衷的繁华究竟是什么呢?

我总说一句傻话:我们不是走得太慢而是太快,不是得到的太少而是太多,不是过得太好而是太坏。

张力,充满勃勃向上的力。看见这绿,心情是那么的愉快和美好。

□ 汪素

在我插队的第二故乡,早晨的阳光下,那成活了的秧苗,不也呈现出这样充满生机的绿吗?侧光下,棵棵秧苗的叶边镶着太阳的光,成了一道道耀眼的绿,嫩绿的叶片,泛着那柠檬黄底色的嫩绿。不要几天,这嫩绿转成青绿,转成墨绿,充满了农民的希冀。

……

我知道了,这充满了柠檬黄底色的嫩绿,是最好看的绿。因为,它是活力的象征,是生命之光。只是,我们天天生活在绿的海洋中,没有关注没有欣赏这与众不同的绿罢了。

离开了农村,在重复单调的日子里,每日奔波,更无意去寻找去欣赏这一抹绿。

多少年后的阳台一瞥,我又见着了这一抹绿,这分明就是多少年来沉在心底的那一抹绿。

早春的清晨,迎着东升的阳光,向南走在市河边上。这是一条经过整治改造后的观光带,座座精致的拱形石桥,连着小河东西两岸,水汩汩地从南水关流向北水关,水面上升腾着些微雾气。两岸的垂柳枝吐出了嫩芽和饱满的花苞,圆圆的花苞像个小球伏在嫩芽旁。远看,密密的柳枝像挂着的道道珠帘。阳光一下子喷薄而出,逆光下,那一道道珠帘仿佛被染上了深藏于心的那一抹绿,那充满了柠檬黄底色的一抹绿,多好看啊。这充满生命力的一抹绿,不正是大自然的希望,不正是人们心中的希望吗?

迎着春日的阳光,迎着阳光下充满柠檬黄底色的那一抹绿,一定会有个好心情。

早饭,买了几块烧饼给我们。我们早晨走得急,就喝了两碗粥,我和你爸爸一包包地把麦子扛到厂里的仓库里。你爸爸干活累,吃了两块烧饼,我就吃了一块,剩下的一块就给你带回来了。”

原来我吃的烧饼是妈妈特地省下来的!那么早喝了稀饭出去干活,而且还是扛大包,别说两块烧饼了,就是一锅烧饼,她也能吃完啊!想到这些,我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妈妈看到我流泪,眼圈也红了。

大女儿在微信上说,庄上的医生刘锦基跌了一个跟头,随即上三垛,去高邮,转扬州,结果还是走了;嘱我千万注意走路安全。对于女儿的孝心,我只是苦笑。老年人的跌跟头,已不是当心不当心的问题,而是防不胜防的必然病态。

刘锦基,七十左右吧,小名顺喜子,庄上人很少叫他大名的。“文革”时,顾庄人有福气,插队知青中,有个叫景权的,是三垛镇上颇有名气的景小村先生的公子,家传医道,初通岐黄,理所当然地成了赤脚医生。医生,而名为赤脚,和老社员一样拿工分,名副其实。大队又从小学毕业生中,选中聪明勤快的刘锦基,要他做景权的助手,也为长远计,为自家培养一个留得住的人才。

凭景权的水平,对付头痛脑热肚子疼的小病绰绰有余。有他带着顺喜子,顾庄的小医务室,办得很出色,群众蛮满意的。顺喜子勤奋好学,渐渐成了一把好手。小伢子对打针最恐惧,不少大人也怵。顺喜子有套绝活。他会哄伢子,先在你屁股上抓抓痒,趁你一分神,一针已下了,秒杀!然后,拍拍小屁股,赏你一块糖(一分钱一块的那种)。大人伢子都喜欢。

他们的医务室,其实倒像个俱乐部。有事没事,男人到那吹牛。女人到那纳鞋底拉呱。小孩子好奇,盯着输液瓶,看冒泡泡。

红手印(歌词)

□ 后金山

一张请战书,满纸手印红,
争当逆行者,你是急先锋。
你按下了血一般的誓言,
你按下了山一般的沉重。

一张请战书,满纸手印红。
天使成勇士,去把瘟神送。

……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浮现你们的身影

我想说

你们踏上抗疫征程的那一刻

很美

……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有一种真情显现

我想说

你们舍小家为大家的品质

真棒

……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情怀温暖

我想说

是你们的义无反顾

是你们的砥砺前行

……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坚毅感动

我想说

是你们勇往没有硝烟的战场

是你们践行救死扶伤的使命

……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牵挂萦绕

我想说

你们也有似水柔情

你们也有儿女情长

但危急时刻你们把大爱给了同胞

……

这些天

我时常被一种祝愿包围

上一线,上前线

□ 陈飞

庚子鼠年的钟声还未敲响,
疫情防控的警报已在苍穹下回荡,
武汉告急,
湖北告急,
全国告急……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是一场砥砺攻坚的硬仗,
与时间拼抢,
与死神较量,
与同胞共襄……

……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江城武汉,

那里的病患热泪企盼。

顺喜子

□ 王玉权

……

上滨。

记得我小女儿五岁那年,不小心磕到铁皮奋斗边上,鼻子旁撕破了寸把长的口子,血流如注。我赶紧抱她到医务室包扎。顺喜子立即作了止血处理,极细心地缝了两针。他说不能多缝,免得脸上疤痕多。尤其是女孩子,脸值钱。愧疚地对我说,只怪自己技术不精,只能如此了。若有景权在,可能好很多,真对不起。很真诚!在恢复期间,天天定时上门换药打针,生怕感染。很负责!拆线时,用了能用的办法,细看才看出仍有点痕迹。很操心!效果已经不错了,但他仍表示,很遗憾!真难为他了,这种敬业精神,少见!

后来,景权和广大知青一样,回了城镇。他插队几年,就当了几年赤脚医生,并带出了高徒顺喜子。

景权前几年病逝,令人惋惜。如今顺喜子也走了,世上少了两个好医生。

你按下了铁一般的自信,
你按下了梅一般的从容。

红手印呵,手印红,
一面旗帜舞春风。
白衣天使逆行去,
奋战病魔成英雄。

红手印呵,手印红,
一首赞歌人称颂。
白衣天使凯旋时,
天下安康立功。

我想说

——致我市赴武汉救援的医务工作者

□ 黄士民

……

我想说
你们用心呵护患者的同时
别疏忽给自己应有的保护
事业的春天还等你们共同打造

……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有一颗心在跳动

我想说

那是你们的初心、爱心

初心担使命

爱心暖同胞

……

这些天

我的眼前

总有一幅画在回放

我想说

有一种担当,是舍得了亲人的牵挂

有一种奉献,是顾不上孩子的企盼

有一种风采,是攻得下艰巨的目标

有一种精神,是经得住党和人民重托

……

这些天

我的耳畔

时常有一个声音在回荡

我想说

等你们凯旋

家乡的春花为你们盛开

乡亲的祝福为你们书写

……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隔离病房,

那里的困难超乎想象。

……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执巡现场,

那里的繁琐无法考量。

……

一线在哪里?

一线在社区村庄,

那里的任务极限增长。

……

前线在哪里?

疫情防控的一线就是前线,

在每个战斗打响的地方,

在每个与病毒搏斗的阵地上。

……

上一线,上前线,

那里党旗高高飘扬,

那里戮力同心凝聚力量,

那里夺取胜利的气势不可阻挡。